紅樓夢/第050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五十回　蘆雪广爭聯即景詩　暖香塢創製春燈謎[1]

話說薛寶釵道：“到底分個次序，讓我寫出來。”說著，便令眾人拈鬮為序。起首恰是李氏，然後按次各各開出。[2]鳳姐兒說道：“既是這樣說，我也說一句在上頭。”眾人都笑說道：“更妙了！”寶釵便將稻香老農之上補了一個“鳳”字，李紈又將題目講與他聽。鳳姐兒想了半日，笑道：“你們別笑話我。我只有一句粗話，下剩的我就不知道了。”眾人都笑道：“越是粗話越好，你說了只管幹正事去罷。”鳳姐兒笑道：“我想下雪必刮北風。昨夜聽見了一夜的北風，我有了一句，就是‘一夜北風緊’，可使得？”眾人聽了，都相視笑道：“這句雖粗，不見底下的，這正是會作詩的起法。不但好，而且留了多少地步與後人。就是這句為首，稻香老農快寫上續下去。”鳳姐和李嬸平兒又吃了兩杯酒，自去了。這里李紈便寫了：

一夜北風緊，

自己聯道：

開門雪尚飄。入泥怜洁白，

香菱道：

匝地惜瓊瑤。有意榮枯草，

探春道：

無心飾萎苕。价高村釀熟，

李綺道：

年稔府粱饒。葭動灰飛管，

李紋道：

陽回斗轉杓。寒山已失翠，

岫煙道：

凍浦不聞潮。易挂疏枝柳，

湘雲道：

難堆破葉蕉。麝煤融寶鼎，

寶琴道：

綺袖籠金貂。光奪窗前鏡，

黛玉道：

香粘壁上椒。斜風仍故故，

寶玉道：

清夢轉聊聊。何處梅花笛？

寶釵道：

誰家碧玉簫？鰲愁坤軸陷，

李紈笑道：“我替你們看熱酒去罷。”
寶釵命寶琴續聯，只見湘雲站起來道：

龍鬬陣雲銷。野岸回孤棹，

寶琴也站起道：

吟鞭指灞橋。賜裘怜撫戍，

湘雲那里肯讓人，且別人也不如他敏捷，都看他揚眉挺身的說道：

加絮念征徭。坳垭審夷險，

寶釵連聲贊好，也便聯道：

枝柯怕動搖。皚皚輕趁步，

黛玉忙聯道：

翦翦舞隨腰。煮芋成新賞，

一面說，一面推寶玉，命他聯。寶玉正看寶釵，寶琴，黛玉三人共戰湘雲，十分有趣，那里還顧得聯詩，今見黛玉推他，方聯道：

撒鹽是舊謠。葦蓑猶泊釣，

湘雲笑道：“你快下去，你不中用，倒耽擱了我。”一面只聽寶琴聯道：

林斧不聞樵。伏象千峰凸，

湘雲忙聯道：

盤蛇一徑遙。花緣經冷聚，

寶釵與眾人又忙贊好。探春又聯道：

色豈畏霜凋。深院驚寒雀，

湘雲正渴了，忙忙的吃茶，已被岫煙搶著聯道：

空山泣老鴞。階墀隨上下，

湘雲忙丟了茶杯，忙聯道：

池水任浮漂。照耀臨清曉，

黛玉聯道：

繽紛入永宵。誠忘三尺冷，

湘雲忙笑聯道：

瑞釋九重焦。僵臥誰相問，

寶琴也忙笑聯道：

狂游客喜招。天机斷縞帶，

湘雲又忙道：

海市失鮫綃。

林黛玉不容他出，接著便道：

寂寞對臺榭，

湘雲忙聯道：

清貧怀簞瓢。

寶琴也不容情，也忙道：

烹茶冰漸沸，

湘雲見這般，自為得趣，又是笑，又忙聯道：

煮酒葉難燒。

黛玉也笑道：

沒帚山僧掃，

寶琴也笑道：

埋琴稚子挑。

湘雲笑的彎了腰，忙念了一句，眾人問“到底說的什麼？”湘雲喊道：

石樓閒睡鶴，

黛玉笑的握著胸口，高聲嚷道：

錦罽暖親貓。

寶琴也忙笑道：

月窟翻銀浪，

湘雲忙聯道：

霞城隱赤標。

黛玉忙笑道：

沁梅香可嚼，

寶釵笑稱好，也忙聯道：

淋竹醉堪調。

寶琴也忙道：

或濕鴛鴦帶，

湘雲忙聯道：

時凝翡翠翹。

黛玉又忙道：

無風仍脈脈，

寶琴又忙笑聯道：

不雨亦瀟瀟。

湘雲伏著已笑軟了。眾人看他三人對搶，也都不顧作詩，看著也只是笑。黛玉還推他往下聯，又道：“你也有才盡之時。我聽聽還有什麼舌根嚼了！”湘雲只伏在寶釵怀里，笑個不住。寶釵推他起來道：“你有本事，把‘二蕭’的韻全用完了，我才伏你。”湘雲起身笑道：“我也不是作詩，竟是搶命呢。”眾人笑道：“倒是你說罷。”探春早已料定沒有自己聯的了，便早寫出來，因說：“還沒收住呢。”李紈聽了，接過來便聯了一句道：

欲志今朝樂，

李綺收了一句道：

憑詩祝舜堯。

李紈道：“夠了，夠了。雖沒作完了韻，剩的字若生扭用了，倒不好了。”說著，大家來細細評論一回，獨湘雲的多，都笑道：“這都是那塊鹿肉的功勞。”

李紈笑道：“逐句評去都還一氣，只是寶玉又落了第了。”寶玉笑道：“我原不會聯句，只好擔待我罷。”李紈笑道：“也沒有社社擔待你的。又說韻險了，又整誤了，又不會聯句了，今日必罰你。我才看見櫳翠庵的紅梅有趣，我要折一枝來插瓶。可厭妙玉為人，我不理他。如今罰你去取一枝來。”眾人都道這罰的又雅又有趣。寶玉也樂為，答應著就要走。湘雲黛玉一齊說道：“外頭冷得很，你且吃杯熱酒再去。”湘雲早執起壺來，黛玉遞了一個大杯，滿斟了一杯。湘雲笑道：“你吃了我們的酒，你要取不來，加倍罰你。”寶玉忙吃了一杯，冒雪而去。李紈命人好好跟著。黛玉忙攔說：“不必，有了人反不得了。”李紈點頭說：“是。”一面命丫鬟將一個美女聳肩瓶拿來，貯了水准備插梅，因又笑道：“回來該詠紅梅了。”湘雲忙道：“我先作一首。”寶釵忙道：“今日斷乎不容你再作了。你都搶了去，別人都閒著，也沒趣。回來還罰寶玉，他說不會聯句，如今就叫他自己作去。”黛玉笑道：“這話很是。我還有個主意，方才聯句不夠，莫若揀著聯的少的人作紅梅。”寶釵笑道：“這話是极。方才邢李三位屈才，且又是客。琴兒和顰兒、雲兒三個人也搶了許多，我們一概都別作，只讓他三個作才是。”李紈因說：“綺兒也不大會作，還是讓琴妹妹作罷。”寶釵只得依允，又道：“就用‘紅梅花’三個字作韻，每人一首七律。邢大妹妹作‘紅’字，你們李大妹妹作‘梅’字，琴兒作‘花’字。”李紈道：“饒過寶玉去，我不服。”湘雲忙道：“有個好題目命他作。”眾人問何題目？湘雲道：“命他就作‘訪妙玉乞紅梅’，豈不有趣？”眾人聽了，都說有趣。

一語未了，只見寶玉笑嘻嘻的捐了一枝紅梅進來，眾丫鬟忙已接過，插入瓶內。眾人都笑稱謝。寶玉笑道：“你們如今賞罷，也不知費了我多少精神呢。”說著，探春早又遞過一鐘暖酒來，眾丫鬟走上來接了蓑笠撣雪。各人房中丫鬟都添送衣服來，襲人也遣人送了半舊的狐腋褂來。李紈命人將那蒸的大芋頭盛了一盤，又將朱橘，黃橙，橄欖等物

盛了兩盤，命人帶與襲人去。湘雲且告訴寶玉方才的詩題，又催寶玉快作。寶玉道：“姐姐妹妹們，讓我自己用韻罷，別限韻了。”眾人都說：“隨你作去罷。”

一面說一面大家看梅花。原來這枝梅花只有二尺來高，旁有一橫枝縱橫而出，約有五六尺長，其間小枝分歧，或如蟠螭，或如僵蚓，或孤削如筆，或密聚如林，花吐胭脂，香欺蘭蕙，各各稱賞。誰知邢岫煙、李紋、薛寶琴三人都已吟成，各自寫了出來。眾人便依“紅梅花”三字之序看去，寫道是：

詠紅梅花得“紅”字

邢岫煙

桃未芳菲杏未紅，沖寒先已笑東風。

魂飛庾岭春難辨，霞隔羅浮夢未通。

綠萼添妝融寶炬，縞仙扶醉跨殘虹。

看來豈是尋常色，濃淡由他冰雪中。

詠紅梅花得“梅”字

李紋

白梅懶賦賦紅梅，逞艷先迎醉眼開。

凍臉有痕皆是血，醉心無恨亦成灰。

誤吞丹藥移真骨，偷下瑤池脫舊胎。

江北江南春燦爛，寄言蜂蝶漫疑猜。

詠紅梅花得“花”字

薛寶琴

疏是枝條艷是花，春妝兒女競奢華。

閒庭曲檻無餘雪，流水空山有落霞。

幽夢冷隨紅袖笛，游仙香泛絳河槎。

前身定是瑤臺种，無復相疑色相差。

眾人看了，都笑稱賞了一番，又指末一首說更好。寶玉見寶琴年紀最小，才又敏捷，深為奇异。黛玉湘雲二人斟了一小杯酒，齊賀寶琴。寶釵笑道：“三首各有各好。你們兩個天天捉弄厭了我，如今捉弄他來了。”李紈又問寶玉：“你可有了？”寶玉忙道：“我倒有了，才一看見那三首，又嚇忘了，等我再想。”湘雲聽了，便拿了一支銅火箸擊著手爐，笑道：“我擊鼓了，若鼓絕不成，又要罰的。”寶玉笑道：“我已有了。”黛玉提起筆來，說道：“你念，我寫。”湘雲便擊了一下笑道：“一鼓絕。”寶玉笑道：“有了，你寫吧。”眾人聽他念道：

酒未開樽句未裁，

黛玉寫了，搖頭笑道：“起的平平。”湘雲又道：“快著！”寶玉笑道：

尋春問腊到蓬萊。

黛玉湘雲都點頭笑道：“有些意思了。”寶玉又道：

不求大士瓶中露，為乞嫦娥檻外梅。

黛玉寫了，又搖頭道：“湊巧而已。”湘雲忙催二鼓，寶玉又笑道：

入世冷挑紅雪去，離塵香割紫雲來。

槎枒誰惜詩肩瘦，衣上猶沾佛院苔。

黛玉寫畢，湘雲大家才評論時，只見幾個小丫鬟跑進來道：“老太太來了。”眾人忙迎出來。大家又笑道：“怎麼這等高興！”說著，遠遠見賈母圍了大斗篷，帶著灰鼠暖兜，坐著小竹轎，打著青綢油傘，鴛鴦琥珀等五六個丫鬟，每個人都是打著傘，擁轎而來。李紈等忙往上迎，賈母命人止住說：“只在那里就是了。”來至跟前，賈母笑道：“我瞞著你太太和鳳丫頭來了。大雪地下坐著這個無妨，沒的叫他們來踩雪。”眾人忙一面上前接斗篷，攙扶著，一面答應著。賈母來至室中，先笑道：“好俊梅花！你們也會樂，我來著了。”說著，李紈早命拿了一個大狼皮褥來鋪在當中。賈母坐了，因笑道：’你們只管頑笑吃喝。我因為天短了，不敢睡中覺，抹了一回牌想起你們來了，我也來湊個趣兒。”李紈早又捧過手爐來，探春另拿了一副杯箸來，親自斟了暖酒，奉與賈母。賈母便飲了一口，問那個盤子里是什麼東西。眾人忙捧了過來，回說是糟鵪鶉。賈母道：“這倒罷了，撕一兩點腿子來。”李紈忙答應了，要水洗手，親自來撕。賈母又道：“你們仍舊坐下說笑我聽。”又命李紈：“你也坐下，就如同我沒來的一樣才好，不然我就去了。”眾人聽了，方依次坐下，這李紈便挪到盡下邊。賈母因問作何事了，眾人便說作詩。賈母道：“有作詩的，不如作些燈謎，大家正月里好頑的。”眾人答應了。說笑了一回，賈母便說：“這里潮濕，你們別久坐，仔細受了潮濕。”因說：“你四妹妹那里暖和，我們到那里瞧瞧他的畫兒，赶年可有了。”眾人笑道：“那里能年下就有了？只怕明年端陽有了。”賈母道：“這還了得！他竟比蓋這園子還費工夫了。”

說著，仍坐了竹轎，大家圍隨，過了藕香榭，穿入一條夾道，東西兩邊皆有過街門，門樓上里外皆嵌著石頭匾，如今進的是西門，向外的匾上鑿著“穿雲”二字，向里的鑿著“度月”兩字。來至當中，進了向南的正門，賈母下了轎，惜春已接了出來。從里邊游廊過去，便是惜春臥房，門斗上有“暖香塢”三個字。早有幾個人打起猩紅氈帘，已覺溫香拂臉。大家進入房中，賈母并不歸坐，只問畫在那里。惜春因笑問：“天氣寒冷了，膠性皆凝澀不潤，畫了恐不好看，故此收起來。”賈母笑道：“我年下就要的。你別拖懶兒，快拿出來給我快畫。”一語未了，忽見鳳姐兒披著紫羯褂，笑嘻嘻的來了，口內說道：“老祖宗今兒也不告訴人，私自就來了，要我好找。”賈母見他來了，心中自是喜悅，便道：“我怕你們冷著了，所以不許人告訴你們去。你真是個鬼靈精兒，到底找了我來。以理，孝敬也不在這上頭。”鳳姐兒笑道：“我那里是孝敬的心找來了？我因為到了老祖宗那里，鴉沒雀靜的，問小丫頭子們，他又不肯說，叫我找到園里來。我正疑惑，忽然來了兩三個姑子，我心里才明白。我想姑子必是來送年疏，或要年例香例銀子，老祖宗年下的事也多，一定是躲債來了。我赶忙問了那姑子，果然不錯。我連忙把

年例給了他們去了。如今來回老祖宗，債主已去，不用躲著了。已預備下希嫩的野雞，請用晚飯去，再遲一回就老了。”他一行說，眾人一行笑。

鳳姐兒也不等賈母說話，便命人抬過轎子來。賈母笑著，攙了鳳姐的手，仍舊上轎，帶著眾人，說笑出了夾道東門。一看四面粉妝銀砌，忽見寶琴披著鳧靨裘站在山坡上遙等，身後一個丫鬟抱著一瓶紅梅。眾人都笑道：“少了兩個人，他卻在這里等著，也弄梅花去了。”賈母喜的忙笑道：“你們瞧，這山坡上配上他的這個人品，又是這件衣裳，後頭又是這梅花，象個什麼？”眾人都笑道：“就象老太太屋里挂的仇十洲畫的《雙艷圖》。”賈母搖頭笑道：“那畫的那里有這件衣裳？人也不能這樣好！”一語未了，只見寶琴背後轉出一個披大紅猩氈的人來。賈母道：“那又是那個女孩兒？”眾人笑道：“我們都在這里，那是寶玉。”賈母笑道：“我的眼越發花了。”說話之間，來至跟前，可不是寶玉和寶琴。寶玉笑向寶釵黛玉等道：“我才又到了櫳翠庵。妙玉每人送你們一枝梅花，我已經打發人送去了。”眾人都笑說：“多謝你費心。”

說話之間，已出了園門，來至賈母房中。吃畢飯大家又說笑了一回。忽見薛姨媽也來了，說：“好大雪，一日也沒過來望候老太太。今日老太太倒不高興？正該賞雪才是。”賈母笑道：“何曾不高興！我找了他們姊妹們去頑了一會子。”薛姨媽笑道：“昨日晚上，我原想著今日要和我們姨太太借一日園子，擺兩桌粗酒，請老太太賞雪的，又見老太太安息的早。我聞得女兒說，老太太心下不大爽，因此今日也沒敢驚動。早知如此，我正該請。”賈母笑道：“這才是十月里頭場雪，往後下雪的日子多呢，再破費不遲。”薛姨媽笑道：“果然如此，算我的孝心虔了。”鳳姐兒笑道：“姨媽仔細忘了，如今先稱五十兩銀子來，交給我收著，一下雪，我就預備下酒，姨媽也不用操心，也不得忘了。”賈母笑道：“既這麼說，姨太太給他五十兩銀子收著，我和他每人分二十五兩，到下雪的日子，我裝心里不快，混過去了，姨太太更不用操心，我和鳳丫頭倒得了實惠。”鳳姐將手一拍，笑道：“妙极了，這和我的主意一樣。”眾人都笑了。賈母笑道：“呸，沒臉的！就順著竿子爬上來了。你不該說姨太太是客，在咱們家受屈，我們該請姨太太才是，那里有破費姨太太的理！不這樣說呢，還有臉先要五十兩銀子，真不害臊！”鳳姐兒笑道：“我們老祖宗最是有眼色的，試一試，姨媽若松呢，拿出五十兩來，就和我分。這會子估量著不中用了，翻過來拿我作法子，說出這些大方話來。如今我也不和姨媽要銀子，竟替姨媽出銀子治了酒，請老祖宗吃了，我另外再封五十兩銀子孝敬老祖宗，算是罰我個包攬閒事。這可好不好？”話未說完，眾人已笑倒在炕上。

賈母因又說及寶琴雪下折梅比畫兒上還好，因又細問他的年庚八字并家內景況。薛姨媽

度其意思，大約是要與寶玉求配。薛姨媽心中固也遂意，只是已許過梅家了，因賈母尚未明說，自己也不好擬定，遂半吐半露告訴賈母道：“可惜這孩子沒福，前年他父親就沒了。他從小兒見的世面倒多，跟他父母四山五岳都走遍了。他父親是好樂的，各處因有買賣，帶著家眷，這一省逛一年，明年又往那一省逛半年，所以天下十停走了有五六停了。那年在這里，把他許了梅翰林的兒子，偏第二年他父親就辭世了，他母親又是痰症。”鳳姐也不等說完，便嗐聲跺腳的說：“偏不巧，我正要作個媒呢，又已經許了人家。”賈母笑道：“你要給誰說媒？”鳳姐兒說道：“老祖宗別管，我心里看准了他們兩個是一對。如今已許了人，說也無益，不如不說罷了。”賈母也知鳳姐兒之意，聽見已有了人家，也就不提了。大家又閒話了一會方散。一宿無話。

次日雪晴。飯後，賈母又親囑惜春：“不管冷暖，你只畫去，赶到年下，十分不能便罷了。第一要緊把昨日琴兒和丫頭梅花，照模照樣，一筆別錯，快快添上。”惜春聽了雖是為難，只得應了。一時眾人都來看他如何畫，惜春只是出神。李紈因笑向眾人道：“讓他自己想去，咱們且說話兒。昨兒老太太只叫作燈謎，回家和綺兒紋兒睡不著，我就編了兩個‘四書’的。他兩個每人也編了兩個。”眾人聽了，都笑道：“這倒該作的。先說了，我們猜猜。”李紈笑道：“‘觀音未有世家傳’，打‘四書’一句。”湘雲接著就說“在止于至善。”寶釵笑道：“你也想一想‘世家傳’三個字的意思再猜。”李紈笑道：“再想。”黛玉笑道：“哦，是了。是‘雖善無徵’。”眾人都笑道：“這句是了。”李紈又道：“一池青草青何名。”湘雲忙道：“這一定是‘蒲蘆也’。再不是不成？”李紈笑道：“這難為你猜。紋兒的是‘水向石邊流出冷’，打一古人名。”探春笑問道：“可是山濤？”李紋笑道：“是。”李紈又道：“綺兒的是個‘螢’字，打一個字。”眾人猜了半日，寶琴笑道：“這個意思卻深，不知可是花草的‘花’字？”李綺笑道：“恰是了。”眾人道：“螢與花何干？”黛玉笑道：“妙得很！螢可不是草化的？”眾人會意，都笑了說“好！”寶釵道：“這些雖好，不合老太太的意思，不如作些淺近的物兒，大家雅俗共賞才好。”眾人都道：“也要作些淺近的俗物才是。”湘雲笑道：“我編了一枝《點絳唇》，恰是俗物，你們猜猜。”說著便念道：

溪壑分離，紅塵游戲，真何趣？名利猶虛，後事終難繼。

眾人不解，想了半日，也有猜是和尚的，也有猜是道士的，也有猜是偶戲人的。寶玉笑了半日，道：“都不是，我猜著了，一定是耍的猴兒。”湘雲笑道：“正是這個了。”眾人道：“前頭都好，末後一句怎麼解？”湘雲道：“那一個耍的猴子不是剁了尾巴去的？”眾人聽了，都笑起來，說：“他編個謎兒也是刁鑽古怪的。”李紈道：“昨日姨

媽說，琴妹妹見的世面多，走的道路也多，你正該編謎兒，正用著了。你的詩且又好，何不編幾個我們猜一猜？”寶琴聽了，點頭含笑，自去尋思。寶釵也有了一個，念道：

鏤檀鍥梓一層層，豈系良工堆砌成？

雖是半天風雨過，何曾聞得梵鈴聲！

打一物。

眾人猜時，寶玉也有了一個，念道：

天上人間兩渺茫，琅玕節過謹提防。

鸞音鶴信須凝睇，好把唏噓答上蒼。

黛玉也有了一個，念道是：

騄駬何勞縛紫繩？馳城逐塹勢猙獰。

主人指示風雷動，鰲背三山獨立名。

探春也有了一個，方欲念時，寶琴走過來笑道：“我從小兒所走的地方的古跡不少。我今揀了十個地方的古跡，作了十首怀古的詩。詩雖粗鄙，卻怀往事，又暗隱俗物十件，姐姐們請猜一猜。”眾人聽了，都說：“這倒巧，何不寫出來大家一看？”要知端的，下回分解。

註釋

↑ 本回回目中的“蘆雪广”，在各版本中：
“蘆雪广”庚辰本。

“蘆雪庵”戚序本，王府本。

“蘆雪亭”梦觉本，程甲本。

“芦雪廬”列藏本。
冯其庸对此写有专文《芦雪广辨正》。“广”字，非簡化字，一般认为普通话读yǎn。

↑ 按：“起首恰是李氏”二句原摘录自庚辰双行夹批，后被混入正文。批语全文为：“起首恰是李氏。一定要按次序，恰又不按次序，似脱落处而不脱落，文章歧路如此。然後按次各各開出。”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